

新民晚报

热气腾腾的“响油鳝糊”刚在邻桌浇上滚油,滋滋声里腾起的香气,忽然就和记忆里酱园晒场的咸香叠在了一起——酱园弄,竟在这个初夏猝不及防地红了。

“酱园弄”红了

仲富兰

那日,沪上装置艺术家张明华先生邀我往胜利电影院观赏新作。先生于申城各区皆留艺术佳作,此番同行者,更有一群在学界业界卓然有成的长者。他们站在影院露台交流时,上海话口音里还似乎带着虹口弄堂的尾韵——原来此辈皆是自幼于虹口联结成长的总角之交,童年足迹曾踏遍海宁路两侧的酱缸与石库门。

胜利电影院自1998年改作“胜利娱乐城”后,像一坛被遗忘在角落的陈酱,沉寂了二十余载。直到2022至2023年的修缮工程,才将它从时光深处唤醒。如今檐角的铜铃重悬,朱漆门楣上“胜利”二字被擦得发亮,倒真应了“装点一新”的说法。

登上楼顶平台,凭栏北望,乍浦路北段的景象让人恍若隔世。一堵逾十丈的弧形照壁拔地而起,壁上“酱园”二字以浓墨写就,笔锋饱蘸着旧上海的市井气息,即便隔着车水马龙,也透着股苍劲的力道。美华照相、兴元旅馆、鸿泰银号的老招牌沿着街面铺开,木牌上的漆色虽已斑驳,却像被岁月打磨过的旧银器,隐隐透着往昔的光泽。

在新漆的招牌下,游人如织,举着相机东张西望,寻找那并不存在的“民国风情”。我望着眼前的“酱园弄”,心中不免涌起一阵感慨,这不仅是一个电影的取景地,更是上海历史文化的缩影,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情感。江南的酱园本是嵌在生活褶皱里的存在。白墙黑字的“官酱园”牌匾悬在店堂,后院成排的酱缸在伏天里泛着油光,工人赤着膊翻搅豆麦,竹匾在晒场上铺成金色的矩阵。老辈人常说“三春靠一冬”,指的是酱园冬季的旺销,可真正让酱油有了魂的,是春曲、夏晒、秋酿的时光沉淀。就像冯万通酱园,从海盐迁来上海小东门

四季野趣

舒然

在春季赏花、种菜,在夏季露营、赶海,在秋季打太极、放风筝,在冬季观星、赏雪、滑雪橇……《四季野趣:拥抱自然的110件小事》这本书按照季节编排,详细阐述了如何从事与自然相关的110种活动。通过这些深度的自然体验,我们可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感,并借此更真切地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,学习如何更好地照料它。

本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。不论是久居城市,还是身处乡间,你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活动创意,与大自然重新建立宝贵的联系。一年四季,走进自然,焕新自己。

时,扁担里挑的不只是酱缸,还有“三伏晒油”的老规矩——木榨榨出的酱油,色如琥珀,酱香里能尝出日头的味道。

《沪江商业市景词》写酱菜“茄瓜菹姜都可口”,道的是上海人饭饱粥配酱菜的日常。道光年间,江万兴等酱园在老城厢扎堆,到1949年全市已有67家酱园,分作本地帮、盐帮、宁帮三足鼎立。盐帮的冯万通擅长套油工艺,宁帮的徐松盛精于生抽,本帮则把老抽熬得色如赤霞——这些藏在弄堂里的酱园,用不同的咸鲜滋味,勾画出上海味觉地图的经纬。

现在许多“草根乡土史学家”都在考证上海最早“酱园弄”的位置,在我看来,眼前的这“酱园弄”是为拍摄电影搭建出来的,讨论它是否真实,已经没有意义。

酱园弄多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华界与租界交界处,如南市的乔家路、虹口的海宁路沿线。这些区域既有传统市民阶层,也有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的新移民,形成“酱油泡饭”与“面包黄油”并存的饮食生态。20世纪30年代的《申报》记载:“沪上酱园弄凡三十余处,皆依民居而设,晨夕间提篮打酱者络绎不绝。”再说,民俗空间中命名的日常逻辑是,弄堂因酱园得名,是上海城市命名的草根智慧。如位于今黄浦区的“张振新酱园弄”,因光绪年间开张的张振新酱园而闻名,居民至今仍习惯以“酱园弄”称呼这片区域,将味觉记忆刻入城市地图。

酱园弄的灵魂不在建筑里,而在那一缸缸发酵的酱中。酱是时间的产物,需要等待,需要忍耐。如今的都市人哪有这耐心等待?他们要的是立等可取的“怀旧”,是速食的“历史”。于是酱园弄被制成了标本,涂上防腐剂,摆在玻璃柜里供人观赏。房产中介的红色招贴在墙头格外刺眼:“历史风貌区,文化底蕴深厚”,每个字都像抹了层商业的蜜糖。

梧桐叶落在石库门雕花门楣上,很快被扫进垃圾桶。老住户王阿姨抚摸着斑驳的砖墙。二十年前她在酱园弄口开的老虎灶,如今已变成卖现磨咖啡的网红店。“阿拉从小在酱缸边长大的……”她佝偻着背钻进出租车,后视镜里,贴着“老上海风情体验”的游览车正载着年轻游客呼啸而过。夜幕降临,这些精心修图的“老上海记忆”在社交平台收获点赞,而此刻真正的弄堂,正在霓虹灯下褪去白日的浓妆。

城市跑得太快了,上海人还惦记老酱油的滋味吗?也许吧。但超市货架上有的各种“古法酿造”的酱油,包装精美,价格不菲。谁还会记得,真正的酱香是要用时间来酝酿的?

城市更新的本质,是用新的记忆覆盖旧的记忆。当最后一位知道真正酱园弄味道的老人离去,这条弄堂就成了布景。

我站在弄堂口,忽然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酱香。

暮色四合时分,河边的萤火虫便提着星星点点的灯笼游弋,像是被晚风揉碎了银河,又似从青石板蒸腾起来的旧时光。这些微小的生灵总勾起我对青涩懵懂少年时光的回忆,那时的心事轻盈如萤翅,在夏夜静谧中闪烁,岁月流转,它们虽已远去,却仍温暖着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色。

家乡的萤火虫喜欢贴着稻穗低飞,尾灯忽明忽暗地扫过青穗,仿佛在替农人清点谷粒。那光影交织的画卷中,蛙声随风轻扬,为幽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生动与诗意。只是,彼时那个懵懂少年无法懂得这光影背后的深意,对这些如今看来诗意十足的景象只觉寻常,未曾细



扬州

曹旭 诗并书

长发飘成堤畔柳,横波黛色碧山游。春风十里紧追你,追上扬州百尺楼。

品。倒是让我开始思索,农村少年的未来出路究竟在何方?

那个年代的农村,读书似乎是唯一的出路。或许正是抱着这样的执念,书本成为我青少年岁月中最忠实的伙伴,字里行间藏着对外面世界的无限憧憬。夜深人静时,我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借着萤火虫般的微光,沉浸在书的世界里。记得有一次连夜看完整本《欧阳海之歌》,天亮时兴冲冲背着书包去上学,丝毫没感觉到疲惫。

萤火虫

苏虹

那时,我刚刚拿到军校录取通知书——高中毕业五年后,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当时以部队考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,心中满是激动与自豪的同时,想到一个人狂欢终究有些落寞,便决定去书店寻找心灵的慰藉。

走进那家熟悉的书店,那名身材颀长、面容和蔼的营业员热情地打着招呼:“又来看书?”当时我在师文化集训班当教员,教学地点在驻地一所中学,得以有时间经常逛书店,一来二去便与营业员很熟了。她知道我每次去都是找本书翻半天,然后又还给她,很少买过——不是不想买,而是每月十块钱的津贴不允许我有太多奢侈的念头。

或许是营业员的一句“又来看书”刺痛了我,又或许我想买本书作为自己考入军校的纪念,最终,我去年十月,和两个朋友在尼泊尔上木斯塘地区徒步,前半程从嘎奔尼向北,抵达曾经的洛城王国的首府洛曼堂,在那里看了诸多佛寺和遗迹。停留两天后重新出发,折往东南。行程的第六天,经过仿佛是无尽的下坡,一行人灰头土脸,在雅拉村落脚。住宿条件谈不上整洁,我们便也没胃口吃客栈厨房的出品,打算吃方便。

我们的向导哈尔卡有种神奇的融入当地的能力,在沿途的各间客栈,他穿梭于厨房和餐厅,不只帮我们,也帮其他徒步客端茶送水。不管在哪间客栈,早餐的煎蛋总是同样完美,我后来发现,煎蛋都是他下厨做的。他解释说,客栈做不好。

这天夜里,我们在光线昏暗的餐厅吃泡面,哈尔卡送来他做的六个煎蛋。早餐和午餐都吃过煎蛋。木斯塘的客栈到了冬天就会关门,人们陆续回南过冬,此时是最后一周营业期,肉类的存货吃完了,到哪里都只有鸡蛋。我和大C照样吃了,小C勉强吃了几个,说吃不下,而且自那以后的几天里,连早餐也不肯吃蛋。哈尔卡每一餐都确认,真的不要?那边摇头。哈尔卡便认真地忧心地,可这样你就没有蛋白质了。

好在在我们最终顺利完成徒步。那之后过了大半年,小C仍然不吃蛋。

依旧弥漫心间,仿佛时光倒流,少年的梦想与坚持在字里行间跃然纸上,成为我前行的力量。每念及此,心中温暖如初,生活的艰辛与梦想的遥远,如同那忽明忽暗的萤火,总是不停在心里掀起阵阵涟漪。

藏在记忆深处第二次买书的经历,已经是若干年后穿上军装的事了。

如今,这本厚重的《辞海》静静躺在书柜里,尽管多年未曾翻开它的书页,但每当我目光触及它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。

多少年过去了,常常会想起那个萤火虫飞舞的夏夜,一个少年独自坐在小河边,茫然地看着水中倒影的情景。那夜的星光与萤火,连同少年的心事,一同沉淀在记忆深处。每当我夜深人静,那星光与萤火便在心头闪烁,指引着我穿越时光的长河。

初次听闻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,我曾疑惑,那点点微光,何以能让黑夜中的车胤看清书卷上的文字,难道古人是在戏谑世人?多年后,我终于明白,那微弱的光里,透出的是车胤不懈的追求。如今再读《晋书》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,分明感觉那纱囊里装的不是萤火虫,而是整个南朝的星光。

好在还有鸡蛋

默音

好在在我们最终顺利完成徒步。那之后过了大半年,小C仍然不吃蛋。在尼泊尔一天六个蛋的饮食固然单调,不至于折损我对鸡蛋的热爱。多年前,我们家住在云南一处县城的客运站二楼。为了保持鸡蛋的供应,爸妈养了几只棕羽黄脚的母鸡。鸡笼在走道上,白天放它们在停车场那头的菜地边抓虫吃,晚上再赶回来。鸡是相当聪明的动物。带他们回到楼下,我妈说“蹲”,鸡乖乖蹲下,张开翅膀,让人提着上楼梯。鸡笼底下铺着油毛毡,我妈爱干净,常刷洗,几乎没什么气味。我小时候每天吃自家的鸡下的蛋,遇上双黄蛋,就觉得一天的运气都会不错。

鸡蛋怎么做都好吃:白煮蛋、茶叶蛋、煎蛋、炒蛋、蒸蛋。有一年妈妈得了肝炎,改由爸爸做飯。他天天做肉糜炖蛋,因为简单,也因为我们家对此从不厌倦。最近参加了一回观鸟团,走北疆。地方大,路线长,一天有大半天在赶路,午饭通常找间小饭馆吃新疆拌面。拌面总是两种:过油肉和西辣蛋,后者就是西红柿青椒炒蛋浇头。过油肉虽然好吃,但太油,我吃了一回就换成西辣蛋。和小C说起,那边惊叹,你果然可以天天吃一样的!

有些人能吃重复的食物,有些人不能。后者大约会在旅行中遇到更多的不便。对我来说,无论走到哪里,好在还有鸡蛋。



上海让我想起圣彼得堡

艾夫曼

大家展现的就是激情的发展过程,一个女人她是怎么一开始完全依赖于自己的丈夫,最后选择使用激情改变了自己的整个人生,甚至可以说毁掉了自己。我想通过自己的舞剧向大家展现一个女人内心的变化。

我的工作过程非常长。在我创作一部舞剧的时候,首先我要在案板前写非常多的内容,之后要选择音乐,然后才会走进自己

我来了之后,我没有想到这座城市比我预想的还要精彩。我刚刚来到宾馆的时候,通过自己房间的窗户看到了河,看到了自然,还看到了那么现代化的建筑,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不可思议的。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上海有这么多混凝土的高楼大厦,但是在这些建筑的旁边就有绿荫,就有花草,就有自然,这种水泥钢筋与自然的对话是非常精彩的。上海让我想起了圣彼得堡,因为在圣彼得堡也有很多河流,也有很多现代化的建筑,我没有想到两座城市能给我带来很相似的感受。

我的确受到过邀约,在未来的作品中加入中国元素,甚至还收到了故事梗概和素材。我觉得如果想创造一个中国故事,首先要理解中国文化。而我自己不是中国人,也没有在中国生活过,可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撰写我自己心中的中国故事,但让我们看看今后的发展吧,说不定会有另一种火花!

十日谈

我与“蝴蝶兰”

责编:华心怡

上次来上海,我去了许多地方,比如上戏、豫园,还吃了一些中国的美食。在我没来之前,我的很多团员,包括很多人都跟我说上海是个非常特别的城市,它和世界上的任何城市都不一样,所以我很早就做好准备来亲眼看一看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市了。当